

旅途发现

# 武陵源，等在记忆里的梦

□龙亿梦

在这里，我们望得见山、看得见水、记得住乡愁。越来越崇尚一种删繁就简的生活，越来越神往乡村那远离喧嚣的安宁。择一安闲日子，放纵于周边乡野，于最好的时光遇见武陵源等在记忆里的梦。

晨曦里的插旗岭

沿百丈绝壁溯溪南行，便能瞧见抗金岩上大片大片的的海。山谷间嘉木繁花，烟云连绵，其间遍布嫣红的二乔碧桃、紫色的鸢尾和粉色的格桑，在云天下如巨大的彩色地毯一般。花朵开时灼灼，密密匝匝，清风拂过，吹落花影一片，散落在安静的时光里。

三月春寒还未消退，便有彩蝶翩跹于花丛之间，时而驻足枝扉，时而盘旋肩头。偶有一两片桃红飘落，亲吻游人的脸颊，取一片轻嗅，淡淡花香犹存，漫过心扉，令人心神震颤。徜徉于花海之中，整个人便觉得沐着花香，心清气爽，如同置身普罗旺斯，风来也缱绻，花落也缠绵。来自各地的画家、摄影师和游吟诗人皆聚于此，停下脚步，闭上眼睛，慢慢呼吸，好似回到旧时光，提笔勾勒的一刹那，天上的云便开出了花。

晨曦微露，千红怒放，花影不扫，婆娑生香。漫漫春帷三月，内心小小的城悄悄开启，灼灼花海上，一朵朵放在心上足矣。白居易说：手攀花枝立，足踏花影行。清晨的曙光、灼灼的繁花和等在记忆里的邂逅，便成了我在武陵源停住的浪漫之梦。

薄暮下的杨家坪

初到杨家坪，便被山边青墙黑瓦的农舍吸引住。再观此处峰谷含烟，溪水萦绕，若世外桃源一般，更是迈不开步子，只愿在这里永远住下。恨不得从柳絮纷飞，住到秋风习习，从夏日炎炎，住到冬雪飘零。

薄暮夕照，田野朦胧。村口大片的荷花、油菜花已悄然盛放，看那晚露吻夕阳，正应了那句 沃田桑景晚，遍野菜花香。田间，野草已漫过脚踝，却无人搭理，任由它去生长，任由它去徜徉。清澈的小溪中晃动着山影树影，模糊着拉长着线条，日复一日，从不知疲倦。几十间农家小院点缀其间，门前栽几株果树，院内养几盆花草，便已是院主的乌托邦。偶有牧童牵牛行走阡陌，走劲哼唱着不成曲调的音符，自得其乐。于乡间田野，肆意玩耍，纵酒放歌。可以采野花、钓钓鱼，在柳树下摆下一桌野菜宴，亦可以荷锄于东篱，悠然于溪水之间。抚着田野的青绿和记忆里的斑驳，如超脱世俗，似置身于尘世之外。

暖暖远村，袅袅墟烟，日光倾野，不知今夕何年。长期在城市里蜗居，眼里是否瞥见这一桥轻雨，一片春光，指间是否捻过一株嫩芽，一缕稻香？诗经有云：终朝采绿，不盈一掬。青葱的稻田、袅袅的炊烟和村口的放牛郎，便成了我在武陵源停住的心愁之梦。

永夜中的野鸡铺

风吹过重门，深庭院幽冷，如练月华透过窗纱泻进阁楼小屋。窗外月色皎洁，静谧安详。四周青山横亘，一条野溪穿谷而过，数间别墅隐在林间。

峰林拱立，千沟万壑，渊深莫测，山路陡折蛇行，把个神秘廖城层层锁在中央，如海市蜃楼。道道涧泉、瀑布处处飞珠泻玉清声若雷，宛如一条条巨蟒口吐茫茫白雾，奔腾咆哮。

沿着古城遗址，依稀可见当年庙宇、古代土王宫殿的残垣断壁，当年的火光、刀影仍在这里寒光闪耀。往北去，到墙门处，有一片山石林立，造型如牛似马，若龙若虎，栩栩如生。这是当年土司王的花园遗址。廖城不但恢弘壮丽，而且还有良好的自然生态，在这里，四季如春，雨量充沛，生长着众多珍稀动植物。脊岩石中古树名木遍布，猕猴桃、大

# 廖城行

□彭裕俊

廖城，又称白砥城，是溇水流域声名远扬的古迹之一，位于桑植县人潮溪镇境内溇水北岸。

县志记载：早在土司时期，北宋末年，诸雄争疆霸域，实行封建割据，宋宣和二年（1121年）土酋廖炎据之溇中筑城堡曰白砥城。现今，城堡已毁，遗址尚存，还深深烙印着大宋时代建城的痕迹。周围的群山，吹角堙、白石、排兵山、梯市、人潮溪，等等，这些地域还保留着防守要地。都是廖城前沿周围的屏障。廖城地势险峻，自古只有三条栈道可通，恰如一艘巨大战舰停放在溇水河边。

要探奇，上廖城。能到廖城一

游，是一次难得的享受。车到梯市，廖城便赫然入目，出现在眼前雾海中。平常，这廖城总是云封雾锁，很少露出真容。

乘船过溇水南岸，不多一会儿，就到廖城的脚下。抬头仰望，天光一线，在同行者的帮助下，好不容易从岩缝间找到一线通途。顺径攀登，如蹈空行，实乃山从人面起，云伴马蹄生，令人头昏目眩。有些险要地段，攀援非手抓住草木不可。相传，廖城居民的牛走不上山，是人背上去的。猴子过此路都发愁。山路凌空，一失足便滚落到峭壁下的山河谷底去了。

登临顶峰，凝神环顾，周围群山四

起，峰林拱立，千沟万壑，渊深莫测，山路陡折蛇行，把个神秘廖城层层锁在中央，如海市蜃楼。道道涧泉、瀑布处处飞珠泻玉清声若雷，宛如一条条巨蟒口吐茫茫白雾，奔腾咆哮。

沿着古城遗址，依稀可见当年庙宇、古代土王宫殿的残垣断壁，当年的火光、刀影仍在这里寒光闪耀。

往北去，到墙门处，有一片山石林立，造型如牛似马，若龙若虎，栩栩如生。这是当年土司王的花园遗址。

廖城不但恢弘壮丽，而且还有良好的自然生态，在这里，四季如春，雨量充沛，生长着众多珍稀动植物。脊岩石中古树名木遍布，猕猴桃、大

间。今夜夜宿 五号山谷，于现代社会的匆忙节奏中抽身，做个 回家的孩子，忘掉时间，抛了烦恼，时光也好似停止了脚步。

你可以细细研墨，轻拂红笺，落笔的一霎，一首无言的小诗便在心中流淌；你可以斟上一杯淡茶，翻开一页泛黄的诗书，于茶香袅袅中品读这清冷的篇章；你可以漫步曲径深幽之间，于铺满松针的小道散步悠闲，对着这璀璨星河与明月别枝神往；你可以点一盏灯，酌一杯酒，折一支杏花，听一夜孤笛，于这永夜之中轻嗅芳香。你甚至可以用什么都不做，什么也不想，只用暗暗静享着这山居的宁静，洗去蒙尘的时光。

月白如水，林深而幽，山色空蒙，心安而宁。闲诗一首，与一山执手共话；清茶半盏，与一水掬袖相约。谪仙说：日色欲尽花含烟，月明如素愁不眠。一点清烟墨，一杯清明茶，一练水月华，便成了我在武陵源停住的静谧之梦。

如此于尘世中，常携一颗回归山野田园之心。如此于武陵源，于最好的时光遇见等在记忆里的梦。

香血藤，八角茴香、马蹄香遍野，岩羊、麂子、香獐、野猪在林中时常出没，在这里，还有金钱豹的足迹。那些任凭流泉润泽的溶洞群，组成若干地下隐宫，幽静神秘。地上，数量上最多的是猴群，常在环城的绝壁上攀藤接树嬉戏，其间罕见的花色猴子，人誉其为 廖城猴。

廖城有居民近七百多人，各处都有吊脚楼，飞檐高翘。青石板的老路，散发着久远的气息和熟透了的人间烟火，一派旖旎的田园风光，恰如陶渊明所写： 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。

平凡人生

# 山上的老家

□董明勳

老家在桑植的一座大山里面，那座山有个很霸气的大名 青龙山。这是它的大名，是在山脚下集资修桥的纪念碑文上看到的。住在山上的人从未叫过它的大名，我们都喜欢唤它为 董家坡。

顾名思义，董家坡的人，大部分姓董，同一个祖先。山脚下还有个董家湾，董家湾的董姓人也是同宗同源。在口口相传的家族史中，坡上与湾里的祖先原为两兄弟。很久很久之前，为躲避水灾，两兄弟从常德桃源逃难至此。这个很久很久具体有多久，即便是家族里的最老的老人也说不清楚。

小时候，经常在离家不远的一片坟地玩，曾仔细地看过所有能看清字迹的碑文。最早的碑是清朝嘉庆年间立的。即便以此推算，从第一代祖先迁居至此，也至少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了。既然祖上 坡上与湾里的董姓是兄弟，所有董姓人便是一个家族了。从山上到山下，经常碰到同族人叫我 么么（叔叔的意思）。

在大山里，祖先们将有限的田地都用来种粮了。在有水源的地方种水稻，在没水源的地方种玉米、红薯、土豆。不合适耕种的地方，便建房居住，在房前屋后种上竹子、椿树。

记忆中，老家总是很兴旺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族人以务农为生，能耕种的地方都种着庄稼，房前屋后都是各家的菜园、竹林。因为耕种田地的需要，家家户户都养着耕牛。虽然

没有城市热闹，但自有一派居家过日子子的温馨气象。

宁静的山村之夜，牛脖子上铃铛叮叮当当 的声音，会传得很远。偶尔有赶夜路的人归家，照明的火把和走路脚步声，会惹得山村里的狗吠声一片。这个时候，通常走夜路的人人会呵斥几声，待狗看清楚是熟人后，很快就会停止叫唤。所有的狗吠声都停止后，整个山村又安静下来。

大山里的孩子，人生的第一课都从放牛开始。我第一次放牛时还不到八岁，站起来还没有那头老黄牛高。因为担心牛吃不饱，第一次放牛就学会了割草，虽然割的草还不够塞牛的牙缝。有了第一次后，每年的寒暑假以及平常的节日，放牛、砍柴就成了我再自然不过的任务。也因为放牛、砍柴的原因，我走遍了老家那片山的每个角落。

后来，我到县城去上高中，每隔一两个月才能回一次老家；再后来，我到外地上大学，半年才能回一次老家；及至工作后，回老家的时间就更少了。每次回来，总想努力寻找那个记忆中的老家，但老家，已经慢慢改变了。因为交通不便，坡上的开始纷纷搬往山下。耕牛也早已成了农家的珍稀动物。山上空置的老房子已拆除，种上了庄稼。

在底佬族人两百多年后，那个山上的老家早已完成历史使命。从此，它只出现在我的梦中。

民间采风

# 糊仓

□周美蓉

农历四月，正如宋人翁卷诗云：绿遍山原白满川，子规声里雨如烟。乡村四月闲人少，才了蚕桑又插田。进入栽秧关，沅古坪地区的乡民，不仅有开秧门吃盖面肉的习俗，还有关秧门糊仓一俗。一年一度的插秧农活最后一天叫 关秧门，糊仓 在关秧门的最后一丘田里进行。现代版糊仓，没有财主可糊，被糊者只能是主人家或插秧最慢的人，但糊来糊去，就成了你糊我，我糊他，见人就糊，一派乱糊，最后糊成一场十分火爆的泥巴大战。

糊仓 少说也有了500多年历史。相传明代早期，土著人不堪苛捐杂税和财主的剥削。有一年，长工们给一姓全的财主 打工 插秧。领头的长工就设计了一场戏弄财主的游戏：他说，高人讲今年年成不好，有鼠、虫灾害，必须要蒸甜酒、炸油粑粑、煮巴掌大一坨一坨的肉块来举行祭神仪式，由吃过祭品的长工去栽秧，就不会出现鼠咬、虫蛀之害。于是就有了 过早（即吃早点）仪式、有了 盖面肉。长工们还不解气，声称受高人旨意，插秧结束时要糊稀泥即糊仓，保证粮仓不被贼偷鼠害，叫聚财气。财主信以为真，便欣然接受。插秧快结束时，长工们一边向财主砸稀泥，一边念念有词。财主被糊了一身稀泥，脸上还堆起笑容说： 糊吧糊吧，糊得越多，谷子越多，仓门越紧。后来，人们把这种恶作剧叫 糊仓，以至于普遍流传开来，成为插秧时节土著人的一次宣泄和对贤惠、大方主人的美好祝福。

糊仓，是古代农耕文化延续的产物，至今居住在沅古坪地区的乡民，还沿袭着这个风俗。

1978年，砖溪洲生产队的社员们用泥的洗礼、泥的祝福、泥的欢歌迎来了粮食大丰收，秋收时，社员们高兴得眉飞色舞，说这是 糊仓 带来的好运。这些话不无道理，糊仓 既可增强劳动者之间的感情，又可增添劳动趣味。糊仓 如同傣族的 泼水节 向客人泼水一样，泼得越多，意味着感情越热烈，活得越幸福。有了 糊仓 作底蕴，有了热情善良、粗犷野性陪衬，栽秧充满了泥土般的亲切厚实，充满生活的希望。社员们又快舒舒，劳动尽心尽力，生产做得又快又好，遇上好年成，必定大获丰收。

这年的 糊仓，全体社员一齐出动，糊得天昏地暗，糊得春风荡漾，糊得火花怒放，糊得金光灿烂，糊得五谷丰登，糊得钱粮满仓。

那天，正是 四月初清和乍晴的天气，半个月的时间就要结束了，砖溪洲生产队就要 关秧门 了。社员们心里都憋着一股子劲，看谁插秧插得最快，插秧慢的人往往会插秧快的人人绪往，最后在田中央聚拢。大家都怕被关，就拼尽全力你追我赶，谁都不愿成为 关秧门 的活靶子，因此这天插秧进度比平时快。栽秧接近尾声，两亩七分头田还剩下三分面积时，只见小佬、牛二、志伯几个 雀宝人 挤眉弄眼一脸坏

笑，心照不宣地瞄准了一个人。那人是我大哥，正弯腰撒粪左咧咧右咧咧的插秧。只听 啪 的一声，大哥脸上被稀泥巴击中，鸟屎般滴落，引得一阵推波助澜的大笑。大哥当然不是稻草人，当年的 糊仓 高手，功夫了得，弯腰转身，双手一扬，小李飞刀般飞出一排稀泥，几个张嘴大笑的妇女，嘴还没来得及收拢就被稀泥堵塞了。这下，妇女们像惹怒的蜂群，向大哥发起了反攻，一场狂野十足的 泥浆大战 打破了山乡的沉默和宁静。

大哥身轻如燕，以脚尖先入水，发出喇喇响声，似有《天龙八部》中的 凌波微步，在田里绕 S 左躲右闪。那些大奶肥臀的妇女们，肉滚滚的海豚身材，踩得泥水 噼噼作响，手忙脚乱的向大哥发起猛攻，稀泥巴雨点般砸向大哥。妇女们人多势众、泼辣刁悍，恶浪般往大哥身上扑。眼看妇女们要围上来了，大哥知道这些悍妇们的泼劲，一旦被她们黏上，就像被蟒蛇缠住的猎物，不死都要脱层壳。大哥赶紧虚晃一招，一个 鲤鱼板籽 跳出包围圈。这时，那几个搞屎棍（挑鲜者）趁机对那些还在看 味道儿（围观）的社员们一顿乱糊。泛滥的狂欢野趣唤醒了社员们不灭的童心，大家激情难抑，潮水般冲进人群，见谁糊谁，你追我赶，泥浆四溅，稀泥乱飞，田里乱成一锅粥。渐渐地男人们灵犀相通，大把大把稀泥劈头盖脸的向妇女们砸去。田里叽哩呱啦，嘻嘻哈哈，像催春的青蛙，叫声四起。妇女们毫不示弱，越战越勇，和男人们对抗。拉拉扯扯，推推搡搡，抓手拽腿，有的抱住双腿倒拖，有的干脆给娘舅蛇般抱腰儿打滚。小佬瘦得像猴精，力气都长嘴巴上了，平时又爱闹和妇女们 抢相应（占嘴巴便宜），这会儿他东一糊西一糊到处撒野。趁他稍不留意，妇女队长将其梦里抽魂般推倒在田里，妇女们见了，潮水般涌过来，抓的抓手，拽的拽脚，将小佬抬起来一上一下往泥浆里 打夯，小佬连呼救命，别人只顾着热闹，拍肚皮哈哈笑，没人救他哩。妇女队长喊一、二、三！众人齐着力，将小佬抛出去老远，噼 的一声，周围溅起荷叶般的泥片，有人大喊：看 这叫 老牛滚屎！引来一片捧腹大笑。妇女队长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手一挥，妇女们又饿虎般扑向那个平时爱动手动脚的志伯。他惊慌漫在老牛洗澡 乐趣中，妇女们纷纷的捉住他，哪怕他长出三头六臂，使出孙悟空的七十二般变化，也脱不了身。妇女们七手八脚连扯带拉将他全身糊得上一样均匀，整个一泥人。志伯块头大，企图挣扎反抗，不知是哪个手狠的一把将他松紧带大裆裤扯脱，春光外泄，志伯赶紧蹲泥水里遮羞。牛二跳起来拍巴掌大喊：这个叫 泥鳅钻豆腐。顿时，一片哗然，男人们哦哟哟，妇女们笑声如潮。

此时此刻，一轮夕阳像个大圆盘挂在西边山崖上，柔和的余晖斜射下来，山野和满身泥浆的社员们都罩在一片喜庆而神秘的玫瑰红中



日出 汤青摄



生活影册

# 住院

□王川

中秋之际，妻子腹痛异常，送去就医。

急急忙忙将妻送到县医院。走进门诊大厅，眼前一片繁景：电子显示屏，大楼索引图，自动挂号、自动售货机 林林总总拥挤的人群，来来往往。我平时无大疾，很少到县医院去，这次便如刘姥姥进了大观园般，左右都是新景。

挂号，B超，CT，验血，验尿各种检查。我陪妻上下左右穿梭于各科室间，妻疼得汗水淋漓，我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。最终，确诊为胆结石。要住院。

妻住在十病室。输液，消炎，等待做手术。十病室占了楼座的一半，主治肝胆脾胰、胃肠、肛肠、烧伤等。病房里两到六个病床不等。走道上也摆满了病床。

妻住的是两个床位的房。

待我们安顿好，另一病床的便和我们搭讪。她姓李，洪家关人，胆结石手术。家里两个孩子正在上学，这几天由婆母带着。丈夫在外打工，家里条件差，为了省钱没有回来，她术后的生活起居是亲戚照顾侍候的。再住两天就要出院了。

妻和她成了病友，相互交流病情。妻子有时会询问一些关于手术的情况。她就叫我妻要休息好，莫紧张。她

说她先后做了好几次手术，不要怕。出院时，她笑着对我们说，自己是建卡贫困户，这次住院共花了近一万五千多元，报了一万三千多元，自己只出二千多点。她的脸上，有道不尽的对党和国家的感激之情。

她走后，紧挨着住进另一个病人，也是结石类的病。妻和她成为病友，无话不说，有时相互照应。

六天后的下午，13:00差5分，术前谈话，告知，签字，手续完成后，妻子被推进了六楼的手术室。这家医院所有的手术都在这里做。我和亲人们等在手术室外的休息室。这里等满了人。我和亲人们在手术室外焦急地等着，眼巴巴看着其他的病人推进推出。总想听到医生喊到我的名字，总希望推出来的是妻子。一次次失望，一次次等待。真正体会到了等待的漫长和心里的着急。手术室外等候的人越来越少，最后只剩我和我的亲人了。下午五点多，手术室门慢慢打开，医生端出托盘，给我看从妻身上取出的结石，血淋淋的不忍睹。许久，妻子才被推出来，仍处于昏迷状态。

由于妻年岁较大，加上手术时间长，对身体的打击很大。在病房的恢复时期里，医生给妻把氧气、输液、各种监测仪器都用上了。我一直守护在妻身边，眼睛死死盯着心电图仪，

生怕哪个数值不正常。有时望一眼输液瓶，也生怕药水滴得不正常。隔一会儿，便用蘸了水的棉签润润妻干燥的嘴唇和口腔。按医生交待，还要不停地在她耳边喊她名字，不能让她睡着。不得有半点闪失。输液换了一瓶又一瓶，药架上还是挂得满满的。尽管夜深了，几天来都没休息好的我，没有丝毫睡意。我一瓶一瓶地数着，一滴一滴地看着。

凌晨后，妻慢慢苏醒过来。我紧绷的神经稍放松。

一夜无眠。走道上发药车、手术车、清洁车，全是响声。病人痛苦的呻吟声，探望病人的问候声；病床的呼叫声，护士的脚步声 不绝于耳。窗外，老樟树无精打彩地站在那里，鸟儿乱七八糟地在树上唧唧。天空乌黑阴沉。秋雨下个不停，打在铁皮上、玻璃上、窗沿上，声声敲在我心坎上。夜好漫长，老望不到天亮。

几天后，妻子身体慢慢恢复，我的心情也好多了。闲时便会到病房外转转，看看医院院内的风貌。这家医院由新、旧两个院落组成，住院部很陈旧，门诊部却是崭新，最近新建的。一条天桥将新旧院落紧紧地连成一体。医院的每栋楼都有电梯，算是县里最好的一家医院了。为了方便病人，走道上挂着胸痛绿色通道、

放射科、传染科、妇科、儿科、安全出口等各种标识。走廊两旁墙上，挂着医德医风方面的格言警句、科室简介、名医介绍等。

看医生的人越来越多。社会上的人越来越多。我不知道，是人们对健康的需求高了，还是现在患病的人多了？医院里随处可见拄拐棍的，坐轮椅的，疼得满头大汗的人群。我曾到过深圳最繁华街道，曾见过春运的场面，似乎都没有这里繁忙和拥挤。或许，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与病魔抗争，与死神赛跑吧。

妻住院，让我明白，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地方，也是人回归本我的地方。去医院，是为了治病，为了救命。病人解手拉个布帘，有时拉布帘都来不及，也没有什么害羞的。在这里，没有尊贵与贫贱，只有医生和病人。

到了医院，才明白健康于人有多么重要。正如人们常说的，健康是数字1，其他的都是1后面的0，1没有了，什么也没有了，一切都是0。

医院墙上南丁格尔的那段话给我的印象极深：能够成为护士是因为上帝的召唤，因为人是最宝贵的，能够照顾人使其康复，是一件神圣的工作。

久雨初晴，暖阳高照。我挽着妻的手，迎着朝阳走出医院。

感谢医院。